

霜降过后的田埂泛着一层薄白,我蹲在父亲身后,指尖触到的泥土凉得透骨。父亲正用锄头刨开板结的土块,七十多岁的人了,脊背已然弯成一张弓,只是这张弓不如从前绷得紧,每挥动一次锄头,肩膀都会跟着颤一下。我伸手去接他手里的工具,他却侧身躲开。“你没干过这活,握不住的。”

话音落时,风从田垄那头卷过来,带着稻草的干香。四十多年前,也是这样的秋天,父亲把我架在脖子上,穿过这片稻田。那时的稻穗比现在沉,压得稻秆弯下腰,父亲的脚步声踩在田埂上,稳稳地,像敲在鼓点上。我伸手去够垂下来的稻穗,他就故意晃了晃身子,吓得我赶紧抱住他的额头,引得他哈哈大笑。阳光落在他的发梢上,亮得晃眼,我那时总觉得,父亲的头发是被太阳晒白的——后来才知道,是岁月悄悄抽走了颜色。

## 一生的牵挂

贺志华

“把那边的草除了,别碰着菜苗。”父亲的声音拉回我的思绪。我应了一声,拿起小铲子蹲下身。地里种着白菜和萝卜,都是父亲亲手栽的。他总说市场上的菜有农药,自己种的吃着放心,却忘了每次施肥、浇水,要在地里来来回回走多少趟。我拨开泥土里的杂草,指腹被草叶边缘的锯齿划了道小口子,渗出血珠。这点疼算不得什么,父亲还是看见了,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皱巴巴的创可贴,过来帮我贴上。他的手指粗糙得像砂纸,划过我的皮肤时,带着熟悉的温度。

日头渐渐升高,晒得人后背发烫。父亲坐在田埂上抽烟,我挨着他坐下,递给他一瓶水。他接过水,拧开盖子喝了一口,然后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,递给我。我摆了摆手。“我不抽。”他愣了一下,随即笑了。“也是,你从就不喜欢烟味。”他自己点燃烟,烟雾缭绕中,我看见他眼角的皱纹又深了些。原来不知不觉间,父亲已经老了,曾经能轻松扛起一袋稻谷的肩膀,如今连提一桶水都有些吃力。

风又吹来了,带着远处村庄的炊烟味。我望着眼前的田地,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一起插秧的情景。那时的我还没水田高,父亲就把我放在田埂上,让我递秧苗。我总是调皮,把秧苗扔得满地都是,父亲也不生气,只是笑着说:“慢慢来,别着急。”然后自己弯腰把秧苗捡起来,一棵一棵插进田里。阳光洒在水田里,映出他的影子,和秧苗一起,在水里轻轻晃动。那时的我觉得,父亲就是这片田的守护神,有他在,就什么都不怕。

“该回家吃饭了。”父亲站起身,拍了拍裤子上的泥土。我也跟着站起来,帮他拿起锄头。走在田埂上,父亲的脚步慢了许多,我故意放慢脚步,跟在他身后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重叠在一起,像小时候他牵着我的手,从未分开过。

回到家,母亲已经做好了饭,都是我爱吃的菜。吃饭的时候,父亲不停地给我夹菜。“多吃点,在城里肯定没这么香的菜。”我点了点头,心里却有些发酸。其实,我不是喜欢吃这里的菜,而是喜欢和父母在一起的感觉。小时候,总盼着长大,盼着离开家,去外面的世界闯荡。可真的离开了,才发现最牵挂的,还是家里的父母,还是这片养育我的土地。

吃完饭,我帮母亲收拾碗筷,父亲坐在院子里抽烟,望着远处的田地。我走过去,坐在他身边。“爸,以后别种这么多地了,太累了。”他摇了摇头。“没事,我还能动。再说,这些庄稼就像我的孩子一样,看着它们长大,心里踏实。”我沉默了,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或许,对于父亲来说,这片田地不仅是希望,更是他一辈子的牵挂。

夜色渐浓,村庄里静悄悄的,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叫声。我躺在床上,听着隔壁房间父亲的咳嗽声,心里不是滋味。小时候,我总觉得父亲是无所不能的,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可现在发现,父亲也会老,也会生病,也需要有人照顾。原来,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父母平凡的过程,也是一个学会珍惜他们的过程。

第二天一早,我要回城里了。车子开动的时候,我看见父亲和母亲依旧站在地坪里,挥着手,身影越来越小,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无论走多远,无论在外面经历多少风雨,都会带着希望,勇敢地走下去。我知道,总有一片田地,总有父母,在等我回家。



小武供图

那个深秋的夜晚,透过窗棂,月光如水银般倾泻在我摊开的《东坡全集》上。手指划过“明月几时有”的诗句,忽然一阵困意袭来……

再睁眼时,我正躺在一陌生的青石板上。夜风微凉,暗香浮动,若有若无的桂花香充盈鼻间。一轮明月高悬在静谧的夜空,比我在现代见过的任何月亮都要明亮、清澈。我从来没想到,我真的穿越到了北宋熙宁四年的一个古朴的院落。

门口进来一位小厮,我想躲开,才发现他根本看不到我。太奇怪了,难道我是隐身人?正彷徨间,发现一人踏月而来——青衫微动,眉目清朗,气度从容。四目相对的刹那,我便认出了他,正是我曾曾在书中想象过无数次的苏轼。

“小友从何处来?”他语气温和,如微风拂面。

我坦言来自千年后,特来助他避祸。他却含笑:“昨夜见星月交辉,便知有客至。”

原来,明月早已为我们牵线。

我急劝他莫再直言进谏,以免重蹈弟弟苏辙上书批评新法被贬的覆辙。他凝望天际,深蓝的天空挂着一轮孤月,月光均匀洒下来,照着泛着寒意的小溪,雾气袅袅,让人感觉寂寞而神秘。他缓缓道:“为官若不为民,何异于明月失辉?”接着,他讲起幼时母亲为他读《范滂传》的往事。“我要当范滂那样的东汉名士血荐轩轅!”这话语穿越时光,在我听来依然字字铿锵!

空气清新,月光如水,倾洒在他坚定的面容上,我第一次明白:他的旷达,不是对苦难的逃避,而是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,明知前路艰险,依然选择勇敢前行。

尔后数日,我见证了他以笔为剑,于烛光摇曳中,伏案疾书《上神宗皇帝书》《再上皇帝书》。窗外风雨渐起,他却浑然不觉。我劝他言辞稍缓,他搁笔长叹:“若不言重,何以醒君?”

奏疏如石沉海,他被外放杭州。南下途中,一路颠簸,我问他可悔,他望着车外的景色摇了摇头:“只是可怜天下百姓罢了。”那一刻,斜阳映照着他消瘦的身影,我忽然懂得——他的超然,不是有意摆脱贫世以求置身事外的清静安宁,而是不为时下困窘所困扰,是逆境之下心灵依然自由,是认清现实后他依然“守其初心,始终不变”。我想,于我而言那个问题的答案逐渐清晰了起来……

在杭州的三年,我随他走遍州县。才知诗中江南并非充满诗情画意,现实中却是水患连连、蝗灾肆虐,庄稼所剩无几。灾后民生凋敝,百姓哀号恸哭。他不再是月下吟诗的文人,而是奔走田间的父母官。

最难忘那个秋雨绵绵的午后。雨水如织,我们在泥泞田埂上艰难前行。我忽然想起后世《定风波》中那个与朋友出游,风雨忽至,未带雨具,同行皆狼狈,而“余独不觉”的苏轼,用率性洒脱写下了“何妨吟啸且徐行”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。原以为他也是如往后那般超脱率然,不料转头却见他眉间深锁。顺着他的目光望去——一位老妇跪在田埂上,哭声低哑,满脸绝望,双手捧着泡烂的稻穗,泪水混着雨水滑落。我好似明白了:风不调雨不顺的灾年,百姓忧烦的是食不果腹,是如何面对生死攸关。

“霜风来时雨如泻,耙头出菌镰生衣。眼枯泪尽雨不尽,忍见黄穗卧青泥……”他低声吟道。原来,他忧的不是一身蓑衣湿,而是万家稻粮绝。

那夜,窗外秋风瑟瑟,雨水连连。房内烛火长明,跳动的灯花似乎懂得他内心

涌动的情感。《吴中田妇叹》在他笔下喷涌而出,字字血泪。他不是超然物外的诗人,而是心系苍生的官员。

随他巡视越久,所见愈是触目惊心。青苗法本为惠民,执行中却成害民之策。“杖藜裹饭去匆匆,过眼青钱转手空。赢得儿童语音好,一年强半在城中。”这几句诗生动刻画了农民为纳税东奔西走,为还贷奔波城乡,荒了田地,反更贫困。

山道上,我们遇见七旬老翁挖笋充饥。老人形单影只,走路颤颤巍巍。老人把别在腰间的生锈镰刀拿出来,用干瘦如柴的手臂尽力挖笋。苏轼见状疾步走上前询问:“老人家您这么大岁数了还上山挖笋,是家里有何难处吗?”“世道如此,没有办法。我本想着采竹笋充饥,料想竹笋应当是鲜甜的,可惜……”老者没有说完,已然泣不成声。苏轼长叹,赠他碎银后,望着老人佝偻的背影喃喃道:“我这碎银保得住今日,未必能保住明日饱暖;保得了一人,保不了天下人啊!”

“老翁七十自腰镰,惭愧春山笋蕨甜。岂是闻《韶》解忘味,迩来三月食无盐。”他即兴吟出的诗句,道尽了民间疾苦。这些见证,都成了他的诗材,也成了日后“谤讪朝政”的罪证。

虽然他早自穿越那天起便告知他前路艰难、结局凶险,他却从容如初:“使某不言,谁当言者?”明月破云而出,月下的树影不再朦胧。透过树枝的斑驳,银白如流沙般的月色洒在他的肩头。月光下,他的身影孤单却挺拔。

渐渐地,我懂了。为何《定风波》里的苏轼毫不在意那场瓢泼而至的大雨,反而为吴中那场连绵细雨而愁闷。那是因为不同身份造就了不同的苏轼。作为个体的苏轼,他有着旷达超脱的胸襟,并不在乎风雨天晴,故而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”;而身处高位的苏轼,他关心黎民苍生,牵挂百姓苦乐,故而借诗歌“龚黄满朝人更苦,不如却作河伯妇”嘲讽官吏逼民投河自尽,表达对百姓的同情。所以《定风波》中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洒脱,与《吴中田妇叹》里“忍见黄穗卧青泥”的忧思,它本是一体。如同天上的那轮明月,有时清辉漫洒,有时隐入云层,却始终高悬天际,静静照看着这人间的悲欢。

梦醒时分,推窗见月,恰如千年前他望见的那一轮。或许历史如浪涛般滚滚而逝,但“明月千秋共此心”。真正穿越时空的,不是奇缘,而是那一颗无论在什么时代,都为民跳动、不计利害的赤子之心。

张辉东

## 秋 (组诗)

### 1. 秋叶

秋叶纷纷离开枝条  
风中飘舞,落地打旋  
它是秋天的普通读本  
写满了春的律动、夏的热烈、  
秋的沉郁,它是冬天的明信片  
传递即将冬藏的信息

### 2. 秋实

秋的姿态是低着头的  
沉甸甸的果实,胸前满满的勋章  
秋的卦象,是“谦卦”  
头颅都能低下,还有什么  
越不过的坎、过不了的关

### 3. 秋收

秋收的田野是喜庆的  
虫、鸟、人……无类不欢  
天地间摆上最大的盛宴  
秋收的色彩是斑驳的  
赤橙黄绿青蓝紫  
大地打开了多彩调色板  
秋收的音韵是动人的  
宫商角徵羽,联袂  
受孕天下的耳朵

### 4. 秋月

春花、秋月、夏荷、冬雪  
这四样东西,是季节的宠儿  
是人心头的幼崽,秋月的美  
让李白举杯相邀对饮  
让苏东坡把酒追问  
云淡天高,星稀月明  
秋月是内心最纯净的映射

## 大地上的乡愁

(外一首)

刘鸿伏

回家时  
车头是故乡  
车后是生活  
离家时  
车头是生活  
车后是故乡  
回家时  
父母是菩萨  
我是还愿的信徒  
离家时  
父母是一生的亏欠  
我是那个永远还不清债的人

### 路过你的故乡

风儿微凉  
路过你的故乡  
白云落在屋檐上  
只是寻常的村巷  
累了 驻足在板桥  
望你的田园  
心生欢喜 想告诉你  
恍惚之间我差点  
把你的故乡当作我的故乡  
你我互不相识  
也不知道你故乡的名字  
我只是过客  
猜想 此时  
你也是异乡的游子  
在深秋 所有的花都落了  
只有檐角的霜花  
开出 望眼欲穿的心事  
也许 所有人的故乡  
檐角的霜花都还开着

## 静漂湘江

熊亚湘  
湘水去悠悠,  
静漂忆曾游。  
云天双润洁,  
物我两无忧。  
搏浪秦皇岛,  
泳抵黄鹤楼。  
江湖何所惧?  
更立海潮头!

杨杉 供图

岳麓山上古树种类

繁多,且以枫香树为主,还有樟树、飞蛾槭、苦槠、青冈栎、翅荚香槐等品种,大多集中在清风峡一带。清风峡幽深茂密,浓荫蔽日,土壤潮腐肥沃,适合大树生长。即使是在烈日炎炎的夏天,这里的土壤也保持着湿润,是岳麓山一块风水宝地,也是许多鸟儿的栖息之地。有人形容说,这里是古树的大本营,古树参天,枝繁叶茂,树冠如塔,树龄几乎都上了一个世纪之久。去年一场冰雨过后,岳麓山倒了一些古树,而生长在清风峡一带的古树大多安然无恙。

而我,却一直在寻找梦中的那棵水杉树。

第一次发现它时,我眼前忽然一亮,除仰慕之外,更惊叹大自然的神奇之美!这是一棵风华正茂的水杉,在岳麓山这座古老的森林中异常稀有。在树木花草遍布、苔藓随处可见的幽暗峡谷,它卓然而立。它的新叶如翡翠般透亮,阳光下的光影宛如流动的油画。

目测它高达三十五米左右,树干通直如剑,二十米以下几乎没有侧枝,在麓山峪谷森林的巨人国中,这棵水杉树既清新小众,又孤僻独特,格外引人注目。我发现,周围也有同样几棵高大的枫香树和马尾松,但没有水杉树挺直,它们树枝弯曲,树冠杂乱,毫无章法可言。尤其是马尾松,弯腰驼背,仿佛一辈子都没有挺直过腰杆。水杉树是珍稀落叶乔木,有“植物界的大熊猫”之称。在适宜环境中,自然寿命可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,绝对是森林中的长寿之王!

许多游客路过此地发现了它,都会停下脚步,一句脱口而出的话定是:“我的天!”一眼沦陷。是啊,森林中怎么会有如此笔直挺拔、气质优雅的大树,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我百看不厌,每次去岳麓山,都要去造访它。我会一连几个小时,如梦幻般地观赏,兴奋的心情从未改变。水杉周遭荆棘密布,灌木簇拥,也有几棵比肩的枫香树,它离你只有几步之遥,但你无法靠近它,只可远观不能近赏。你目不及顶,也无法准确地估计它的树围是多少。溪中多巨石,五六月份水涨如瀑,常常可以看到几只鸟儿在溪水中驻足,低头觅食。每一次,我的思绪总是顺着水杉的躯干一步一步爬上树冠,“希望像只鸟儿,栖在心灵的枝头”。无奈我的想象力还是不够丰富,笨拙的笔又显得如此软弱无能。再往上走十几米,一条小路把我引入了一个林谷,那可真是世外桃源!树林茂密,鸟语花香,一条小溪潺潺而下,一个绝佳的隐逸处所。而吸引我眼球的却是那几棵水杉,一共三棵。水杉树一般生长在水边,生长在山中峡谷溪水边的简直就是凤毛麟角。

这条流经水杉树的山溪被古人称为兰涧。自白鹤泉蜿蜒而下的山溪水,流至一个大水坑,作暂时的蓄势状,然后一头从丈余高的悬崖峭壁上栽下去,“嘈嘈切切错杂弹,大珠小珠落玉盘”是它一路上欢快跳跃的常态。兰涧水流时而湍急,时而平缓,在茂密的树枝草丛中时隐时现,最后抵达爱晚亭下绿树环绕的三口池塘。兰涧是清风峡三条溪水中最美风景的一条。兰涧多生兰,故名。麓山春兰,芳清可鉴,馥郁清香。历代名家诗人留下了许多赞美的诗词。宋代理学家朱熹诗曰:“风光浮碧涧,兰杜日猗猗。”如果说穿石坡湖是岳麓山清幽的眼睛,那么,水杉树就是岳麓山修长、挺拔的身材。它在我的眼里,是敬畏和崇拜的对象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它象征着刚正不阿的形象。毫无疑问,在参差不齐的密林中水杉是一棵正直可爱的树。

七月的一天,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去“拜访”水杉树,他们中有画家、诗人、作家和记者。从爱晚亭对面的放鹤亭上去,经过隋舍利塔,七八米外的石板路上的左手边,就能看见那棵高贵而美丽的水杉树了。他们都被这棵水杉树深深地吸引了!画家朋友为它画了一幅素描,看过他的画作后朋友们都说,在令人敬畏的壮美风景中,人处于无足轻重的位置,自然才是永恒的。诗人它为它高亢吟诗一首:“杉树丛丛抱石眠,山间清流伴蜿蜒。林间鸟语声声脆,人与自然共乐园。”记者朋友说他一篇消息报道的标题都想好了——“不如去看一棵树”,副标题是“麓山又一个好看处”。生态作家朋友则引用了一段精彩的描述:枝干弯曲多节的枫香树,衬托出水杉的优雅气质;那些低矮的灌木和乔木托着水杉的挺拔身躯。其他的树木都会尽量扩展自己的枝干,而水杉却恰恰相反,它下面十几米的树干没有一根枝条,树端上只有伞般范围大的枝叶,以便给其他树木腾出足够的生长空间。水杉的茂密树冠和树干为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。

一棵水杉树,只要一点阳光些许泥土就能活着,并且活得高大而挺拔,活得有价值 and 尊严!虽然水杉树的高度我们无法企及,但我们也可以做到像它一样,活得简单,正直干净无私,勿忘初心,这是水杉树给我们朴素而珍贵的启示。

8 版

长沙晚报

2025 年 12 月 4 日 星期四

# 橘 洲

文苑



责编/张辉东 美编/吴志立 校读/谈梁

不如去看一棵树

小武

## 长沙县人民政府迁坟公告

(2025)33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和《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,为实施长沙县2024年第二十八批次建设项目,长沙县人民政府于2024年5月15日和2024年6月18日分别发布《征收土地预公告》(2024-070)号和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》(2024-093)号,现发布长沙县2024年第二十八批次建设项目迁坟公告。具体位置是:长沙县江背镇梅花社区本塘组、上贯冲组、下贯冲组。

现因建设项目需要,请位于上述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坟主,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三十日内,速与长沙县江背镇梅花社区工贸新区建设协调指挥部联系,办理迁坟手续。逾期未迁,将视作无主坟,由建设单位作深埋处理。

特此公告。  
联系人: 欧先生 联系电话: 15973114785  
石先生 联系电话: 19898888667  
联系地址: 长沙县江背镇梅花社区工贸新区建设协调指挥部  
长沙县人民政府  
2025年12月2日

## 长沙县人民政府迁坟公告

(2025)34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和《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,为实施长沙县2024年第六批次建设项目,长沙县人民政府于2024年1月30日和2024年3月30日分别发布《征收土地预公告》(2024-016)号和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》(2024-027)号,现发布长沙县2024年第六批次建设项目迁坟公告。具体位置是:长沙县江背镇梅花社区本塘组、上贯冲组、下贯冲组、辛四塘组。

现因建设项目需要,请位于上述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坟主,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三十日内,速与长沙县江背镇梅花社区工贸新区建设协调指挥部联系,办理迁坟手续。逾期未迁,将视作无主坟,由建设单位作深埋处理。

特此公告。  
联系人: 欧先生 联系电话: 15973114785  
石先生 联系电话: 19898888667  
联系地址: 长沙县江背镇梅花社区工贸新区建设协调指挥部  
长沙县人民政府  
2025年12月2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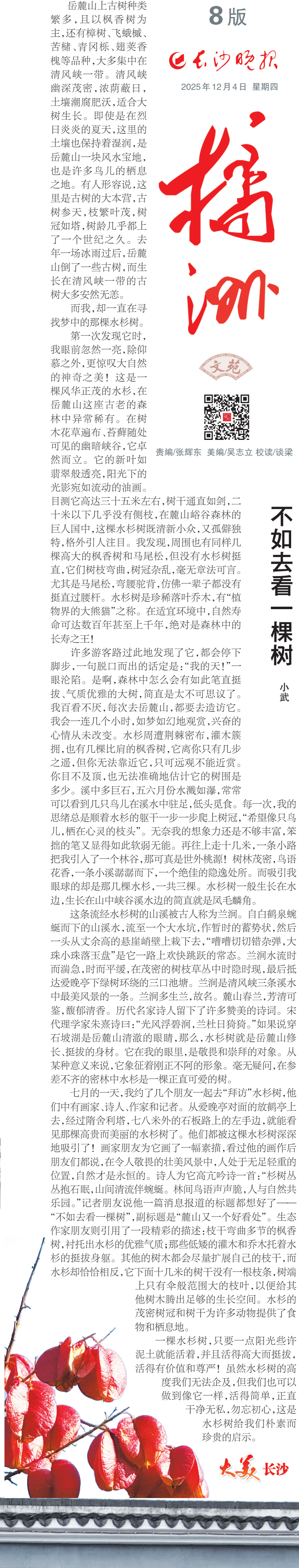
## 长沙县人民政府迁坟公告

(2025)35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和《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,为实施长沙县2024年第三十批次建设项目,长沙县人民政府于2024年4月7日和2024年6月18日分别发布《征收土地预公告》(2024-060)号和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》(2024-094)号,现发布长沙县2024年第三十批次建设项目迁坟公告。具体位置是:长沙县江背镇梅花社区本塘组、上贯冲组、下贯冲组。

现因建设项目需要,请位于上述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坟主,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三十日内,速与长沙县江背镇梅花社区工贸新区建设协调指挥部联系,办理迁坟手续。逾期未迁,将视作无主坟,由建设单位作深埋处理。

特此公告。  
联系人: 欧先生 联系电话: 15973114785  
石先生 联系电话: 19898888667  
联系地址: 长沙县江背镇梅花社区工贸新区建设协调指挥部  
长沙县人民政府  
2025年12月2日



大美长沙